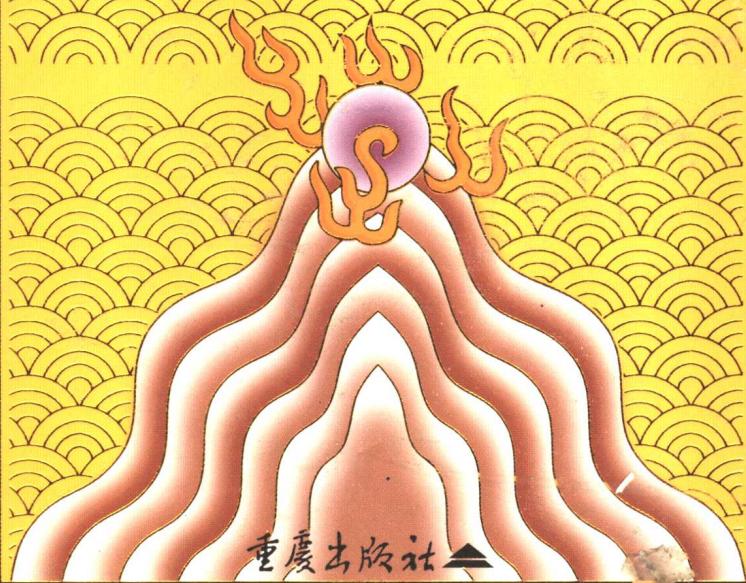


中国古典小说名著丛书

金瓶梅

明 冯梦龙 编著

重庆出版社



警世通言

「明」冯梦龙 编著

蓝锡麟 校点



重庆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警世通言/(明)冯梦龙编著. —重庆:重庆出版社,2003. 1

ISBN 7-5366-5887-7

I . 警… II . 冯… III . 话本小说—中国—明代
IV . 1242. 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02243 号

中国古典小说名著丛书

▲警世通言

[明] 冯梦龙 编著

蓝锡麟 校点

封面题字 庞存周

责任编辑 陶志宏 傅天琳

封面设计 吴庆渝

技术设计 费晓瑜

重庆出版社出版、发行

(重庆长江二路 205 号)

新华书店经销

重庆科情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9.375

字数 495 千 插页 5

2003 年 1 月第 1 版

2003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000

ISBN 7-5366-5887-7/I · 1110

定价：33.50 元

《中国古典小说名著丛书》编委会

主任：李书敏

编委：李书敏 曹光灿 陈兴芜 喻 杨

马占国 颜尚贤 夏树人 傅天琳

寇德江

前言

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明代的拟话本，上承唐人传奇和宋元话本，下启近代白话短篇小说，具有从口头创作向书面创作转进的开启性作用。冯梦龙的“三言”和凌濛初的“二拍”，标志着它的最高成就，“三言”更在“二拍”之先。《警世通言》为“三言”的第二部，初始刊行于天启四年（1624年），比第一部《喻世明言》晚出三年，比第三部《醒世恒言》早出三年。

冯梦龙（1574—1646年）字犹龙，又字耳犹、子犹，有翔甫、龙子犹、墨憨子、茂苑野夫、顾曲散人、可一居士等别号。他出身于长州（今江苏省吴县）的一个书香门第，少有才气，与兄梦桂、弟梦熊并称为“吴下三冯”。据《苏州府志》记载，他才情跌宕，诗文丽藻，尤明经学”。但科举失意，屡试不第，于是放浪形骸，“游戏烟花里”，结交了不少隐逸名士和青楼红颜，也熟悉了许多戏曲俚词和民歌话本。自名其室为愚憨斋，设馆授童之余，致力通俗文学的编选和创作，取得了多方面的重要成就，“三言”即是其中影响最大的一个方面。崇祯三年（1630年）57岁时方补贡生，四年后任福建寿宁知县，“政简刑清，首尚文学，遇民以恩，待士有礼”，列入“循吏”。明亡两年后，

他在忧愤中辞世。

如此特异的人生阅历，给冯梦龙积累了颇丰贍的精神财富。他又“酷爱李氏之学”，深受李贽的思想熏染，因而形成了那个时代颇进步的文学见解。“三言”各有一序，分别署名绿天馆主人、无碍居士和可一居士，实即他自己。带有总结性的《醒世恒言序》，明白地宣示：“明者，取其可以导愚也。通者，取其可以适俗也。恒则习之而不厌，传之而可久。三刻殊名，其义一也。”这就告诉人们，他十分看重小说的社会教化功能，要用这一系列作品“导愚适俗”，并且凭藉其“习之而不厌，传之而可久”的艺术感染力量，“以明言、通言、恒言为六经国史之补”，由“以醒天之权与人，而以醒人之权与言”。

在“其义一也”的前提下，“三言”从序到作品，大同当中又有小异。《警示通言序》便有其侧重。他运用比较方法，首先指出了经书史传的社会教化宗旨，无不“归于令人为忠臣，为孝子，为贤牧，为良友，为义夫，为节妇，为树德之士，为积善之家”，但又存在“理著而世不皆切磋之彦，事述而世不皆博雅之儒”的传导局限。既而针对“村夫稚子，里妇估儿”的接受特征，倡言通俗演义，亦即通俗小说“足以佐经书史传之穷”；这就是说，通俗小说对于经书史传具有辅佐地位和补充作用，决不容忽视。由此引出第三个话题，怎样看待小说当中故事和人物的“真”与“赝”？他举出汉赋《大人》、《子虚》为例，认为通俗小说同样地“人不必有其事，事不必丽其人”，只要“事赝而理亦真，不害于风化，不谬于圣贤”便未可厚非了。小说的价值不在于人事赝否，而在乎“理真”，从而达到“触性性通，导情情出”，靠艺术感染力以收取教化之功。这些论点。虽然尚未突破儒家教化文化的传统樊篱，但已领悟小说创作关于人物塑造、情节建构当中的基本要谛，达到了当时认识的高峰。可以说，《警世通言》以及另外两“言”所收的作品，与这种理论确是大体一致的。

同另外两“言”一样，《警世通言》收入了40篇拟话本作品，主要是短篇小说，个别的也可视为中篇小说（如《旌阳官铁树镇妖》）。其遴选范围甚广，以宋元话本为主，兼及唐人传奇，乃至历代文人笔记、民间野史异闻。但不是原作照录，有闻必录，而是“抽其可以嘉惠里耳者”（《古今小说序》），进行了创造性的加工改写。其间也有冯梦龙的新创之作，虽然对具体篇章尚待厘定，有新作却已形成学界共识。此书中的《老门生三世报恩》，即为全部“三言”作品系列里，业已公认系冯梦龙所创写而成的一篇小说。

较之于《喻世明言》和《醒世恒言》，在题材选择上，《警世通言》的婚姻爱情小说很明显地相当多。就其思想倾向主流看，着力反映的是青年男女，特别是青年女子，对于自由美满的爱情的执着追求和纯真付出，既有喜剧也有悲剧，既有热烈似火也有缠绵如雨，深广程度前所罕见。《杜十娘怒沉百宝箱》，不但是其间翘楚，而且是《红楼梦》诞生以前历代中国文学歌颂女性真、善、美最优秀的作品。杜十娘集美丽、聪慧、善良、真诚、温柔、刚强于一身，但命运多舛，从13岁便沦落风尘，成为京都名妓。她“久有从良之志”，19岁结识宦门公子李甲，托付终身。孰料李甲薄情负心，在南归途中，将她转卖给商贾孙富。杜十娘“中道见弃”，“恨郎眼内无珠”，乃从容应对，当众痛斥李、孙二人，然后毅然怒沉百宝箱，投江以抗争。其形象光彩照人，置诸历代中国文学女性人物丰满画廊，罕有能与比肩者。《王娇鸾百年长恨》与之基调相近，玉女王娇鸾寄情书生周廷章，“只因一幅香罗帕，惹起千秋《长恨歌》”，终也落得“恨杀薄情”而香消玉殒。《宿香亭张浩遇莺莺》格调高过《西厢记》，李莺莺对自由爱情的追求比崔莺莺更纯洁、炽热、机巧、大胆，张浩也比张珙更可爱，一对有情人历经曲折终于成眷属，的确堪称“同是风流千古话，西厢不及宿香亭”。《崔待诏生死冤家》、《乐小舍拼生寻偶》、《玉堂春落难逢夫》、《唐解元一笑

姻缘》等篇什，也从不同角度切入了同一主题，表现出对封建时代青年男女，特别是青年女子向往自主爱情和完满婚姻的赞许态度。

爱情婚姻并不专属于青年男女，社会存在的多维度、多色彩，在《警世通言》里也映示为艺术再现的多维度、多色彩。《白娘子永镇雷峰塔》写的虽是一个蛇精，但人蛇幻化，凸显出来却是一个美貌多情，勇敢追求新的爱情婚姻的人间寡妇。她屡遭挫折，从不退缩，及至被法海镇在雷锋塔下，仍“兀自昂头看着许宣”，不屈不挠感人至深。《赵春儿重旺曹家庄》里的赵春儿，跳出妓女苦海，从良成家以后，“在千辛百苦中熬炼过来，助夫成家”，使曹氏一门重新兴旺。其坚韧、勤劳、干练、贤慧，真可谓“千中选一”，“好将巾帼换衣冠”。《范鳅儿双镜重圆》，则反映出了宋、金交战年间“民间离乱之苦”。其间既有两对离散夫妻“各还其旧”的故事作为引子，又有一对患难夫妻“十年分散天边鸟，一旦团圆镜里鵠”的主事展示主题，不啻一曲婚姻与人性至情的悲歌咏赞。《金明池吴清逢爱爱》人鬼难分，却也演绎了“世上有情皆似此”之意。当然，另有一些作品，如《庄子休鼓盆成大道》里的女人“扇坟”急欲改嫁，《乔彦杰一妾破家》里的主仆苟合之类，并未摆脱对于妇女的传统歧视，是需要区别对待的。

冯梦龙所处的时代，封建社会的纲常伦理加速解构，新兴的市民阶层人文意识开始提升，《警世通言》里不乏映现市民观念的作品。《俞伯牙摔琴谢知音》，便借张扬古人逾越尊卑贵贱的知音相交，曲折表达了当世市民渴求与之相一致的人际关系，及其重情义的道德价值取向。《王安石三难苏学士》，尽管写的是上层闻人，同样也有以古鉴今的意味。《赵太祖千里送京娘》，在彰显重义助人、豪情坦荡上，就渲染得直截而充分。《吕大郎还金完骨肉》更进一步，在“戒人作恶，劝人为善”的老旗帜下，宣扬了那一社会转型期市民崇尚诚信待人的新主题。与这

些作品形成鲜明的对照，《桂员外途穷忏悔》则鞭挞了“蝮蛇口中草，蝎子尾后针”似的人和事，从而突出“钱财如粪土，仁义值千金”，“奉劝世人行好事，皇天不佑负心郎”。《李谪仙醉草吓蛮书》崇拜的是“诗仙”的才华横溢、狂放不羁，传达的却是做人就要敢于蔑视权贵，蔑视“请托者登高第，纳贿者获科名”的腐败制度和体制，与新兴市民阶层追求平等权利的心理正好吻合。

与此相呼应，《警世通言》的另外一些作品，还反映了市民阶层对于黑暗社会的憎恶和抨击。《拗相公饮恨半山堂》借古喻今，痛责“新法误苍生”；尽管对北宋王安石变法的本事以偏概全，失之偏颇，但借以观照明代中后期的政治现实，堪称痛快淋漓。《钝秀才一朝交泰》和《老门生三世报恩》，则暴露了科举制度的腐朽及其对于人才的戕残，也有相当的力度。不过，无论是作者个人，抑或是市民阶层，思想认识都还没有达到洞察封建制度本质的程度，对当世人的现实境遇和前途命运也还无从把握，因而精神上难免寄托于虚幻。《三现身包龙图断冤》便是这样一篇比较典型的小说，要伸雪冤案，只能凭藉被谋杀者孙押司的三次“显灵”。宿命观念再生发开去，就出现了《计押番金鳗产祸》那种作品，不听鱼言，举家遭灾，毫无积极意义。再加上作者搜奇猎异，附会迷信，还写出了《一窟鬼癞道人除怪》、《福禄寿三星度世》、《旌阳官铁树镇妖》之类的荒诞无聊之作，固然也迎合了市民的兴趣，甚而其中间或也有一点市民憎“怪”恶“妖”的现实生活影子，如今审视终究属糟粕。

通览全本《警世通言》，在思想内容上，还是精华为主，糟粕为次。在艺术成就上，则与另外两“言”一起，达到了那个时代中、短小说的顶层。从文体看，承传了唐人传奇所开创的“众体皆备”模式，写人叙事为主，溶入诗、词、联、典；更传扬了宋元话本先有开场诗，再用故事或者典故引事，然后转入正文的叙述文本格式，且运用得更加灵活自如。从语言看，几

乎纯全采用的是当世白话进行叙述，除开诗、词、联，本文几近全无文白夹杂的痕迹，改变了书面语言与口头语言相分离的形态。从情节结构看，讲铺垫，有层次，多悬念，重贯通，详略相间，波澜起伏，追求戏剧效果，都有完整故事。尤其是对人情世态的状写描绘，比宋元话本更见灵活生动，增强了可读性。正如明代金陵兼善堂《〈警世通言〉识语》所说：“尤便于下里之耳目。”

兼善堂刊本是《警世通言》今存最早版本，凡四十卷，现藏日本蓬左文库。其后衍庆堂二刻增补本亦四十卷，但掺入了《古今小说》四卷，实只有三十六卷。延至清代，三桂堂王振华覆明刊本，缺三十七卷以后四卷，仍仅存三十六卷。今用世界文库据兼善堂本传钞排印本作为底本，参酌严敦易校注的三桂堂本以及上海古籍点校本、中华书局点校本，逐卷进行了文字校刊和标点、分段，整理然后出版。底本中原本间有评注，整理时尽行删去，以求各卷体例一致。

蓝 锡 麟

2002年3月12日记于淡水轩羊头角

叙

野史尽真乎？曰不必也。尽赝乎？曰不必也。然则去其赝而存其真乎？曰不必也。

“六经”、“《语》”、“《孟》”，谈者纷如，归于令人为忠臣，为孝子，为贤牧，为良友，为义夫，为节妇，为树德之士，为积善之家，如是而已矣。经书著其理，史传述其事，其揆一也。理著而世不皆切磋之彦，事述而世不皆博雅之儒。于是乎村夫稚子，里妇估儿，以甲是乙非为喜怒，以前因后果为劝惩，以道听途说为学问。而通俗演义一种，遂足以佐经书史传之穷。

而或者曰，村醪市脯，不入宾筵，乌用是《齐东》娓娓者为？呜呼！《大人》、《子虚》，曲终奏雅，顾其旨何如耳！人不必有其事，事不必丽其人。其真者可以补金匱石室之遗，而赝者亦必有一番激扬劝诱、悲歌慷慨之意。事真而理不赝，即事赝而理亦真。不害于风化，不谬于圣贤，不戾于诗书经史，若此者其可废乎？

里中儿代庖而创其指，不呼痛，或怪之。曰：“吾顷从玄妙观听说《三国志》来，关云长刮骨疗毒，且谈笑自若，我何痛为！”夫能使里中儿顿有刮骨疗毒之勇，推此说孝而孝，说忠而

忠，说节义而节义，触性性通，导情情出。视彼切磋之彦，貌而不情，博雅之儒，文而丧质，所得竟未知孰赝而孰真也！

陇西君海内奇士，与余相遇于栖霞山房，倾盖莫逆，各叙旅况，因出其新刻数卷佐酒。且曰：“尚未成书，子盍先为我命名？”余阅之，大抵如僧家因果说法度世之语，譬如村醪市脯，所济者众。遂名之曰《警世通言》，而从臾其成。

时天启甲子腊月，豫章无碍居士题。

目 录

前 言	(1)	
叙	(1)	
第一 卷	俞伯牙摔琴谢知音	(1)
第二 卷	庄子休鼓盆成大道	(12)
第三 卷	王安石三难苏学士	(22)
第四 卷	拗相公饮恨半山堂	(35)
第五 卷	吕大郎还金完骨肉	(48)
第六 卷	俞仲举题诗遇上皇	(59)
第七 卷	陈可常端阳仙化	(73)
第八 卷	崔待诏生死冤家	(82)
第九 卷	李谪仙醉草吓蛮书	(94)
第十 卷	钱舍人题诗燕子楼	(108)
第十一卷	苏知县罗衫再合	(116)

第十二卷	范鳅儿双镜重圆	(144)
第十三卷	三现身包龙图断冤	(153)
第十四卷	一窟鬼癞道人除怪	(166)
第十五卷	金令史美婢酬秀童	(178)
第十六卷	小夫人金钱赠年少	(199)
第十七卷	钝秀才一朝交泰	(209)
第十八卷	老门生三世报恩	(221)
第十九卷	崔衙内白鹊招妖	(231)
第二十卷	计押番金鳗产祸	(243)
第二十一卷	赵太祖千里送京娘	(256)
第二十二卷	宋小官团圆破毡笠	(274)
第二十三卷	乐小舍拼生觅偶	(293)
第二十四卷	玉堂春落难逢夫	(303)
第二十五卷	桂员外途穷忏悔	(339)
第二十六卷	唐解元一笑姻缘	(360)
第二十七卷	假神仙大闹华光庙	(370)
第二十八卷	白娘子永镇雷峰塔	(379)
第二十九卷	宿香亭张浩遇莺莺	(406)
第三十卷	金明池吴清逢爱爱	(415)
第三十一卷	赵春儿重旺曹家庄	(428)
第三十二卷	杜十娘怒沉百宝箱	(439)
第三十三卷	乔彦杰一妾破家	(455)
第三十四卷	王娇鸾百年长恨	(469)
第三十五卷	况太守断死孩儿	(488)

第三十六卷	皂角林大王假形	(500)
第三十七卷	万秀娘仇报山亭儿	(510)
第三十八卷	蒋淑真刎颈鸳鸯会	(525)
第三十九卷	福禄寿三星度世	(536)
第四十卷	旌阳宫铁树镇妖	(546)

第一卷

俞伯牙摔琴谢知音

浪说曾分鲍叔金，谁人辨得伯牙琴？
于今交道奸如鬼，湖海空悬一片心。

古来论交情至厚，莫如管、鲍。管是管夷吾，鲍是鲍叔牙。他两个同为商贾，得利均分。时管夷吾多取其利，叔牙不以为贪，知其贫也。后来管夷吾被囚，叔牙脱之，荐为齐相。这样朋友，才是个真正相知。这相知有几样名色：恩德相结者，谓之知己；腹心相照者，谓之知心；声气相求者，谓之知音——总来叫做相知。

今日听在下说一桩俞伯牙的故事。列位看官们，要听者洗耳而听，不要听者各随尊便。正是：

知音说与知音听，不是知音不与谈。

话说春秋战国时，有一名公，姓名瑞字伯牙，楚国郢都人氏，即今湖广荊州府之地也。那俞伯牙身虽楚人，官星却落于晋国，仕至上大夫之位。因奉晋主之命，来楚国修聘。伯牙

讨这个差使，一来是个大才，不辱君命；二来就便省视乡里，一举两得。当时从陆路至于郢都，朝见了楚王，致了晋主之命。楚王设宴款待，十分相敬。那郢都乃是桑梓之地，少不得去看一看坟墓，会一会亲友。然虽如此，各事其主，君命在身，不敢迟留。公事已毕，拜辞楚王。楚王赠以黄金采缎，高车驷马。伯牙离楚一十二年，思想故国江山之胜，欲得恣情观览，要打从水路大宽转而回，乃假奏楚王道：“臣不幸有犬马之疾，不胜车马驰骤，乞假臣舟楫，以便医药。”楚王准奏，命水师拨大船二只，一正一副。正船单坐晋国来使，副船安顿仆从行李。都是兰桡画桨，锦帐高帆，甚是齐整。群臣直送至江头而别。

只因览胜探奇，不顾山遥水远。

伯牙是个风流才子，那江山之胜，正投其怀。张一片风帆，凌千层碧浪，看不尽遥山叠翠，远水澄清。不一日，行至汉阳江口。时当八月十五日中秋之夜，偶然风狂浪涌，大雨如注，舟楫不能前进，泊于山崖之下。不多时，风恬浪静，雨止云开，现出一轮明月。那雨后之月，其光倍常。伯牙在船舱中独坐无聊，命童子焚香炉内：“待我抚琴一操，以遣情怀。”童子焚香罢，捧琴囊置于案间。伯牙开囊取琴，调弦转轸，弹出一曲。曲犹未终，指下“刮刺”的一声响，琴弦断了一根。

伯牙大惊，叫童子去问船头：“这住船所在是甚么去处？”船头答道：“偶因风雨，停泊于山脚之下，虽然有些草树，并无人家。”伯牙惊讶，想道：“是荒山了。若是城郭村庄，或有聪明好学之人，盗听吾琴，所以琴声忽变，有弦断之异。这荒山下，那得有听琴之人？哦，我知道了，想是有仇家差来刺客；不然，或是贼盗，伺候更深，登舟劫我财物。”叫左右：“与我上崖搜检一番，不在柳阴深处，定在芦苇丛中。”

左右领命，唤齐众人，正欲搭跳上崖。忽听得崖上有人答